

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

主 编：林超民
王跃勇



▲ 2001年4月23日—4月29日“南中大姓——爨氏家族”学术研讨会在曲靖市麒麟区召开。



► 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



▲ 夔碑亭



▲ 罗汉山第十一号梁堆墓全景



▲ 会议期间，专家、学者
参观麒麟区出土文物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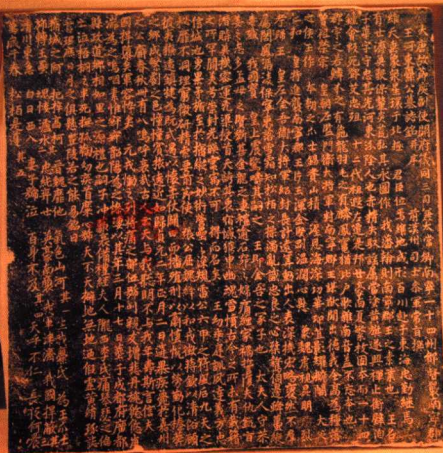


◀ 大爨碑



◀ 罗汉山第十一号
梁堆墓墓穴

▼ 龔守忠墓志銘



编委会

- 主 编** 林超民
王跃勇
- 主 任** 林超民 (博士 云南大学副校长)
李正阳 (麒麟区委原书记)
杨 宁 (麒麟区原区长)
许玉才 (麒麟区委书记)
孙 燕 (麒麟区区长)
- 副 主 任** 王跃勇 (麒麟区副区长)
杨光彦 (麒麟区宣传部部长)
鲁 刚 (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)
邱宣充 (云南省文化厅原处长)
陆 韧 (博士 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)
李 敏 (麒麟区旅游局局长)
刘启明 (麒麟区文化局局长)
刘成武 (麒麟区文管所所长)
高志英 (博士生 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)
- 执行编辑** 高志英 李 敏 刘成武

目 录

卷首语	林超民 (1)
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	
——在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上的讲话	陈世贵 (5)
拨开历史的迷雾	
——爨文化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	王跃勇 (8)
华夷交融与民族凝聚	
——爨乡麒麟区的文化底蕴及其现实意义	林超民 (12)
曲靖市麒麟区罗汉山十一号“梁堆”墓	
发掘报告	刘成武 徐文德 (35)
唐代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建置沿革考	郭声波 (57)
滇东爨地青铜遗存的性质和命名	蒋志龙 (69)
爨前曲靖地区的青铜文化	肖明华 (77)
爨氏的兴起与爨文化	林 荃 (88)
略论爨文化时期的工商业	鲁 刚 (99)
南中大姓探微	梁晓强 (118)
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大姓形成发展中的	
几个问题	杨煜达 (139)
成都唐代爨守忠墓志考释	荣远大 (156)
从《爨龙颜碑》看爨氏家族的历史文化渊源	陈孝宁 (162)
爨碑考校三题	平建友 (174)
千顷池文化、爨文化基本内涵	
比较研究	徐 波 沈 卫 (191)

2 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

方国瑜先生与爨史研究	袁国友 (214)
论爨文化与麒麟区旅游业的发展	钱家先 (248)
麒麟区旅游发展规划	邓永进 (260)
关于麒麟区文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几点思考	李 敏 (314)
爨乡探秘	杨卓成 (323)
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综述	高志英 (327)
探索历史的文明	
——爨文化研究述评	李保伦 (337)
爨文化研究目录索引	段红云 (353)
后 记	(358)

卷首语

云南大学副校长 林超民

1991年11月6日至10日，曲靖地区（今曲靖市）行署文化局、云南大学历史系、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在曲靖市（今麒麟区）联合召开“首届爨文化学术讨论会”。会后，出版了论文集《爨文化论》。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与《爨文化论》的出版发行，推动了爨文化的研究。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爨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发表了不少研究爨文化的论著。

2001年4月23日至25日，麒麟区人民政府、云南大学、云南省历史学会在麒麟区联合召开“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。这次研讨会是10年前“爨文化学术讨论会”的继续，是爨文化研究的深入，也是爨文化研究的新阶段。

东汉末年黄巾起义（公元184年）至东晋初年桓温伐蜀（公元347年）的一百六十多年间，在南中地区是“大姓”最活跃的时期。这与当时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。

黄巾起义后，汉王朝发动地方武装参与镇压，一时之间，“名豪、大侠、富室、强族，飘扬云会，万里相赴。……大者连郡国，中者婴城邑，小者聚阡陌。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文帝纪》注引《典论自序》）全国各地涌现出无数豪族、大姓，他们拥有部曲，称霸一方，横行一时。

南中大姓，最早见于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·夜郎》：“公孙述时，大姓龙、傅、尹、董氏，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。”这是牂牁郡的豪族大姓，反抗公孙述，保守郡县，与刘秀联络，得

到刘秀的褒奖与重用，从而实力更加壮大。东汉后期，南中大姓趁势而起，见于记录的多达二十多姓。其中以建宁郡的大姓最为活跃。建宁郡即以今麒麟区为中心的滇东广大区域。建宁郡的诸大姓中，以爨氏家族最为强大。

三国初年，南中大姓逐渐形成所谓“四姓五子”。爨氏自称“乡望标于四姓”，是南中最大的“四姓”之一。经过百余年的相互争夺与兼并，四姓中只有霍姓与爨姓两家称强。咸和八年（公元333年）李雄派李寿来攻打南中，爨琛出兵至朱提助战失败，南中归李雄统治。第二年，李雄将宁州分出一部分设置交州。以原任建宁郡太守霍彪为宁州刺史，爨琛为交州刺史。霍、爨两大姓各据一方称霸。过了5年，霍彪被建宁太守孟彦执送广州。孟彦客死丹州。南中除了爨氏没有更大的地方豪族。爨琛把所有大姓统率起来，开始称霸南中。又过了8年，李雄的侄儿、李寿的儿子李势投降晋王朝。晋王朝却没有力量顾及南中。从李势降晋直到隋文帝命令梁睿攻取南中，其间233年，蜀中纷争不已，无力顾及南中。爨氏在南中据地自雄称王称霸。隋代爨氏虽受到沉重打击，但势力依然强大。唐代初年，爨氏势力重新强大，称霸滇中、滇东地区，以至唐王朝无可奈何。直到天宝五载（公元746年），被南诏蒙氏所灭，爨氏在云南称霸的历史才宣告结束。从永和三年（公元347年）到天宝五载，爨氏在南中称霸四百余年。如果从东汉末年爨氏见于记录算起，到爨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，前后大约七百年时间。

从南中诸多大姓“群雄并起”、据土纷争，演变为四姓称强，进而发展为爨氏独霸一方，显然是历史的进步。爨氏的独霸，则是迈向大一统的一个重要阶梯。

爨氏独霸以后，其控制的地区称为“爨地”，相当于今天的曲靖市、昆明市、红河州、文山州、昭通市、贵州西部等广大区域。这一地区的居民，统称为“爨人”，爨人包括土著的“夷

人”和汉族移民，也就是夷人和汉人的交融。爨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“爨文化”。

有的学者认为元、明、清时期，“爨”成为今天彝族的专称。所以，“爨文化”还有另一个含义，即指元明清以来爨蛮（罗罗）所创造的文化，也就是元明清的彝族文化。

爨氏称霸南中时期的“爨文化”，与元明清时期的“爨文化”有密切联系，同时也有明显差异。这一点学术界的意见也是基本一致的。

云南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以今天昆明为中心的“滇文化”、以今天麒麟区为中心的“爨文化”、以今天大理市为中心的“南诏大理文化”。这是云南地方文化史的三个重要阶段，也是三个巨大的文化里程碑。爨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不仅是它具有 700 年的历史，更重要的在于，它是华夏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与凝聚，也是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。不研究爨文化，就不能真正理解云南文化；不研究爨文化，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；不研究爨文化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。

2001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在麒麟区召开的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，着重讨论爨氏家族在南中兴起、发展、称霸和衰落的历史，研究爨氏兴亡的历史规律，探讨爨氏在云南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，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、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、为推动爨乡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研究成果。

爨氏在南中的兴衰史，成为麒麟区的一笔宝贵财富。爨文化，是麒麟区的骄傲，即华夷交融、民族凝聚、维护统一的优秀传统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历史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大师。岁月悠悠，时间的长河不仅没有吞掉爨氏家族的丰功伟业，反而昭示其备加珍贵的启迪；红尘滚滚，喧嚣的尘世不仅没有遮蔽爨文化的辉煌，反而显现她更为夺目的光彩。

在 21 世纪的第一年，在麒麟区召开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，而是为了深入、正确地认识今天，认真地面对历史，向蕴藏着广博知识的历史宝库，汲取开创未来的力量与智慧。我们不是用已经确定的历史结果推测和指导尚不确定的未来，我们不近利于当今，也不急功于未来，而是在认真、深入、细致、求实的历史研究中，以对我们家园深沉、真切、执著的爱，为我们建设当今、创造未来，擂奏进军的鼙鼓。

我们将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的论文汇编出版，并非是这些论文都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，而是这些论文无疑会推动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的研究。这是引玉之砖，也是 21 世纪爨文化研究必将兴盛的先兆。

中华民族的复兴犹如春天必将到来一样不可阻挡；麒麟区的兴旺发达、繁荣昌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迎着新世纪的绚丽曙光，我们看到了爨乡麒麟区霞光满天的未来。

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

——在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上的讲话

曲靖市副市长 陈世贵

各位专家、学者、各位来宾、同志们：

麒麟区委、区政府和云南大学组织的“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学术研讨会”，是曲靖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，为新世纪研究爨文化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并将对曲靖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。首届爨文化研讨会后，十年来，各位专家、学者又取得了新的成果。今天，带着丰硕的成果，我们又一次相聚麒麟城。我代表市政府对到会的各位专家、学者表示热忱的欢迎！

曲靖位于云南省东北部，自古以来就是出入云南的门户，素有“滇黔锁钥”之称。曲靖历史悠久、文化发达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，境内就留下人类活动的足迹。最近在富源大河乡茨托村癞石山的一个山洞里，发现距今约 10~20 万年间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，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。这是我市境内人类活动的开端，是云南早期智人生活时期旧石器遗址的突破性发现。这一发现为寻找早期智人，研究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科学热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远在新石器时代中、晚期，曲靖就孕育了南盘江流域灿烂的农业文明。麒麟区珠街乡陡山洞发现的碳化稻，经有关专家鉴定距今已有 3125 年，属于亚洲普通栽培的梗型稻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曲靖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，仅

麒麟区境内就发现这一时期的墓地六处。秦统一中国后，为打通云南的通道，修建了从今四川宜宾通曲靖的“五尺道”，从而沟通了曲靖与内地的联系。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 109 年），汉武帝设置益州郡，曲靖为味县，曲靖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。蜀汉建兴三年（公元 225 年），诸葛亮南征后，改益州郡为建宁郡，将治所从晋宁移至味县，统管“南中”地区（其辖地包括今云南全境，川南、黔西一部），曲靖开始成为“南中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西晋泰始六年（公元 271 年），设立宁州（全国十九州之一），曲靖成为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东晋至南北朝时期，居住在同劳县（今陆良、曲靖一带）的爨氏家族崛起，开创了爨氏家族统治云南长达五百年的历史，在云南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曲靖究其发展历史，可谓源远流长，在数千年滚滚历史长河中，积淀下丰富的历史文化。这里仅以饮誉中外的《爨宝子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为证。早在距今 1500 年以前，居住在曲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具备的文化素养，就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汉字由隶转楷，当以曲靖“二爨”碑首开先河，是汉字演变的“活化石”，被康有为称之为“当为正书古石第一本”，众多书法家、书法爱好者临摹研习，从碑中汲取精华，深得其精髓，卓然成为大家。此外，《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》则是古代各族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、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。春秋、战国、两汉时期的曲靖，以珠街八塔台、越州横大路为代表的一批墓地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、青铜器，且一个墓地在十多米深的堆积遗存中，就跨越了人类一千多年的历史，在国内实属罕见，是曲靖人类发展史的“展示馆”。三宝罗汉山古墓群是“南中大姓”在曲靖活动留下来的证据。

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。历史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发扬光大，昨天是今天的历

史，今天的创造是明天的财富。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，促进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最后，祝研讨会获得成功，圆满结束！

祝各位专家、学者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！

拨开历史的迷雾

——爨文化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

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王跃勇

盘古开天地，南盘江水源源流淌养育着乌蒙高原的儿女；上下五千年，麒麟先民悠悠岁月铸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。麒麟区自古就是“滇黔锁钥”。早在公元前109年，西汉王朝就在麒麟区设置味县治所，标志着麒麟区正式纳入中央版图。东汉末到三国时期，麒麟区属“南中”地区。蜀汉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改益州郡为建宁郡，属“南中”七郡之一，统属庾降都督府管辖，治所从滇池旁边的晋宁移至味县（今麒麟）。目前，境内已发现有古建筑、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驿道、古桥梁、古城址、革命文物遗址等文物古迹数百处（座、条），记载了春秋战国至宋、元、明、清及近现代三千多年的人类历史。

多样的历史遗存，丰富的文化积淀，使麒麟区被冠予了多个头衔——“滇东重镇”、“鱼的故乡”、“水稻的故乡”、“麒麟仙子的故乡”、“古生物博物馆”。然而在这无数光环中，最令史学界关注的称谓还当数“爨文化的故乡”。

“爨”是一个与麒麟区密切相联的字。最早对爨字的解释出现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它解释为：“齐谓之炊爨。白象持甑，门为灶口，升推林内火”。之后，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对爨字均有记载，都解释为炊具、炊煮等含义。自东汉中晚期开始，爨氏家族一跃而起，在麒麟区书写

了500年的统治历史，爨作为姓氏家族的记载也就偶见于各类史书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李恢传》载：“李恢，字得昂，建宁俞元人。任郡督邮，姑夫爨习为建伶令，有违纪之事，恢坐习免官。”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载：“大姓焦、雍、雷、爨、孟、董、毛、李部曲，置五部都尉，号五子，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。”《云南志略》：“爨琛为兴古太守，爨人之名始此。”《滇绎》卷《爨世家》中载：“先主尚未入蜀，习以建宁大姓，雄于一方，肃当大姓之一也。后之爨氏，显名数拾人，爨谷、爨熊、爨琛、爨量、爨深、爨宝子、爨龙颜、爨道庆最先著名。”爨氏家族统治云南的500年历史中，今天我们有幸所能看到的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见证，便是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的《爨宝子碑》和《爨龙颜碑》。围绕着极具传奇色彩的《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》和《爨宝子碑》“发现—流失—寻觅—再现”的过程，其本身就是一段保护、研究及弘扬爨文化的历史：

——公元1679年（康熙五十八年），《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》在麒麟城北十五里石城挖土而得。此碑在明代正德、万历、天启诸本《云南通志》及旧本《南诏野史》中均有著录：“盟誓碑，在曲靖北十五里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立。”由此可见，在明代已知有三十七部会盟碑，该碑可能在明万历年间以后淹没于土中。

——公元1778年（清乾隆四十三年），在麒麟区越州镇薛旗（杨旗田）出土《爨宝子碑》。爨宝子碑自问世以来，备受金石书法家的关注，被称为南朝碑体之冠，享有“南碑瑰宝”之美誉。历代名家邓尔恒、喻怀信、吴士鉴、汪鋈、黄炳堃、李慈铭、李根源、杨纯等人都曾就碑的年代、文字等方面有过研究、点校。康有为对其评价甚高：“晋碑如《乳休》、《爨宝子》二碑，朴厚古茂，奇姿百出”，“吾爱古碑若如《谷朗》、《乳休》、《爨宝子》……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”，“当为正书古石第一